

# 明清时期会理古城景观要素与体系研究

## Research on the Landscape Elements and System of Huili Ancient Ci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肖思怡<sup>1</sup> 李春丽<sup>2</sup> 李恒<sup>3\*</sup>  
XIAO Siyi<sup>1</sup> LI Chunli<sup>2</sup> LI Heng<sup>3\*</sup>

(1. 崇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成都 611230; 2. 四川历历万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 610095; 3. 四川大学发展规划处, 成都 610065)

(1. Chongzhou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Chengdu, Sichuan, China, 611230; 2. Sichuan Liliwanxiang Planning and Design Consulting Co., Ltd., Chengdu, Sichuan, China, 610095; 3.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ivis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610065)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07-0095-08  
DOI: 10.12193/j.laing.2025.07.0095.01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12-05  
修回日期: 2025-02-07

### 摘要

中国城市景观体系深度融合自然与人工景致, 内涵丰富深厚, 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直观体现。目前景观体系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历朝古都, 对于特色鲜明且显示度较低的地方城市关注很少。从风景园林视角出发, 选择保存较好的西南边陲要塞会理古城为研究对象, 通过文献梳理、踏勘调研和研究分析, 以古城发展沿革为背景, 选择明清两代为关键时间切片, 强化国土景观脉络, 梳理出山、水、田、城的景观要素构成, 结合会理古城鲜明特征, 归纳出“城—郊—野”三层尺度关系, 并进一步从自然、商业、军事三方面总结其形成原因, 由此凝练会理古城传统景观体系营造经验, 策略性地提出古城保护与发展的借鉴因素, 以期为类似城市规划建设与遗产保护提供思路。

### 关键词

风景园林; 城市历史景观; 传统景观体系; 会理古城

### Abstract

The urban landscape system in China profoundly integrates both natural and artificial elements, encapsulating rich and significant connotations that serve as a direct representation of the city'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urrently, most research on landscape systems focuses on ancient capitals of various dynasties, while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distinctive local cities with lower visibility.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elects the well-preserved ancient city of Huili, located o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alysi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ty'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t select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key time slices, strengthens the connection of the national landscape context, sorts out the landscape elements of mountains, water, fields and cities, and combin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Huili Ancient City to summarize the three-scale relationship of "city - suburb - wilderness". Furthermore, it encapsulate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Huili Ancient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ural,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aspects. In doing so, it distills valuable insights from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and strategically proposes reference factor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site.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furnish concepts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analogous cities, as well as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heritage.

###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stem; Huili Ancient City

### 肖思怡

1995年生/女/四川成都人/硕士/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绿地系统、乡村振兴

### 李春丽

1990年生/女/四川德阳人/工程师/研究  
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乡村振兴、商  
业地产景观

### 李恒

1991年生/男/四川巴中人/博士/助理研究  
员/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国土  
景观、地域景观体系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412965650@qq.com

中国古代城乡以土地为根基, 以山水为脉络, 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主导, 构建出独具魅力的人居景观环境<sup>[1]</sup>。为吸收古人思想精华, 保护具有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的地区, 探寻符合当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中国已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概念及保护

措施<sup>[2-3]</sup>, 从城市历史景观营造的角度探索景观格局及规划保护<sup>[4-6]</sup>。西南地区虽远离历代中央集权所在, 但衍生出诸多地域特色鲜明的城市<sup>[7-10]</sup>。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已陆续有相关研究展开探讨<sup>[11-12]</sup>, 而更多名城仍需深入挖掘。会理位于四川西南边境, 为省



图1 会理古城舆图  
Fig. 1 The atlas of Huili Ancient City

内8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多种文化包容共存。从唐宋至明清，会理逐渐由军事重镇转变为商业枢纽，成为川、滇、藏三省物资的集散地，商旅往来之会冲。城市规划建设随历史变迁不断发展，于清代趋于完善，古城格局清晰且大量建筑群保存至今，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保存极为完整的一座，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目前已有文献多集中于历史文化的演绎<sup>[13-14]</sup>，极少关注古城景观风貌，缺乏对城市营建，特别是景观要素与景观体系的探究，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开展深入讨论。

## 1 古城景观发展

会理长期占据着四川西南门户的关键位置，是古代军事重镇和南方丝绸之路要津，明清时期为川滇周边部落的枢纽，被誉为“川滇锁钥”<sup>[15]</sup>。境内峰峦叠嶂，东西南三方江流环抱，自然山水基底与关、营、堡等人工节点共同构成城市整体风貌（图1）。古城形胜极佳，有记云“玉墟逶迤而来，两山爰止于郭外，夹拱城关若左右翼，然诚风气所萃台势之攸关也”<sup>①</sup>。

会理其始，自战国起<sup>[16]</sup>。西汉打通南方丝绸之路，置县会无，在北山修建会无城，拉开了城市建设与景观营造的序幕。此时军事作用

初步突显，不仅成为贸易通道的节点，同期应已开始移民垦殖，推进初级的农业生产<sup>[17]</sup>。两晋越巂郡移至会无县，政治地位巩固，但城市建设证据难考。唐宋时期，会理境内由云南控制，因地处政权交界处，战争频发。唐初为加强西南夷的控制，改会无为会川县，城址未变，有“室屋相次，皆是板及茅舍。满川坡尽是花木，亦有赤柘”的景观概貌记载<sup>[18]</sup>。随后南诏势力向北扩张，安史之乱期间夺取会川，成为其二都督府之一。此时景庄王极力经营，于城西修建行宫<sup>[19]</sup>。作为南诏兴兵北进的前哨，会川军事地位愈发强化。宋时继续为大理八府之一，随着人口迁移和经营治理<sup>[20]</sup>，留下了赵家巷、摩挲营等滇风遗迹，城市景观建设进展显著。此外，农牧业生产与交换还出现“金珠富户，谷粟丰盈，民足衣食；牛羊盐马毡布通货殖”的繁荣局面<sup>[21]</sup>。

元收复云南失地，凭借会川之势，于北山下修建黄土城以卫军务。明初大理国贵族叛乱攻陷会川，平定后的明政府便派兵戍守开始屯田，于原遗址南侧修筑新的永久性城池。城市格局基本确定，呈现“城垣物产之外，有刘松之廉，徐澍之孝，至于庵观寺院，咸皆画栋雕梁，桥梁道路，四通八达”的景象<sup>[16]</sup>。清初正式定名会理，而复燃的川滇战火导致城池破损严重，于同治六年才逐步修复，增修外城，形成内外两城的格局，至此古城体系最终确定。清代移民运动活跃，各地往来民众富商云集，经济贸易兴旺繁荣，作为川滇边贸中心，城池、景观营建完善定型。

## 2 古城景观关键要素

中国人对脚下的土地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这些方式主导的行动和措施直接造就了人工与自然相融合的国土景观，进一步形成了山、水、田、城一体的景观系统<sup>[22]</sup>，在会理古城景观形成过程中同样如此。自然山水为生产生活及景观营造提供基本条件，决定了境内整体感观。古人为更好的生存而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也由山水要素带动，形成的农田肌理与大地景观相契合。在三者的共同影响下，古城逐步确立，以城墙为边界确立的内外景观随之产生，推动古城整体景观风貌的发展成熟。

### 2.1 山系

会理境位于高山峡谷地带，地形山势呈南北走向，从北往南逐渐降低（图2）。山脉多分属玉墟山和鲁南山余脉，峰脊海拔一般

① 清代倪应轸题《代卫候江重修东山寺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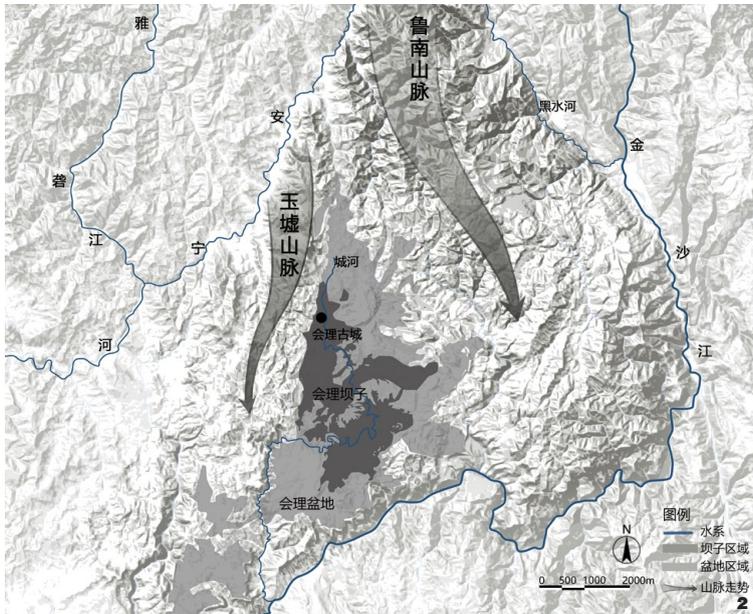


图2 古城区域山势格局  
Fig. 2 Landscape pattern of ancient city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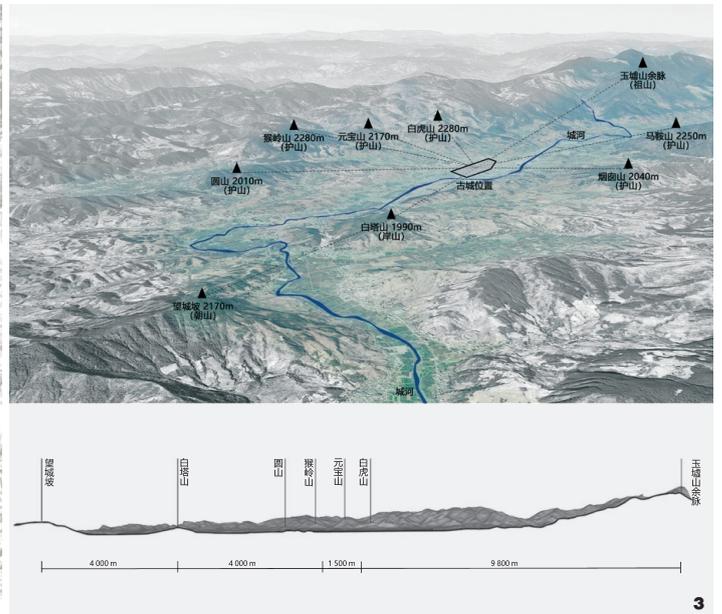


图3 山势拱卫与南北轴线格局  
Fig. 3 Mountains and north-south axis pattern

在2 000 m以上，两脊间形成的会理盆地被低山和丘陵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坝子，会理古城即位于最大的会理坝子之上<sup>[23]</sup>。坝子四面环山，西面白虎山、元宝山、猴岭山、圆山拱立，与东山围合古城；北面玉墟山余脉为天然屏障，不仅调节温和的区域气候，且与南面望城坡形成南北轴线和対景，基本符合古代城市山水格局与风水思想<sup>[24]</sup>（图3）。缩小至古城尺度，玉墟山余脉下的北山为城市定址的关键，历代城池均以此为基础，其余各山朝拱州城。远近山系与古城联系紧密，是构建城市的基础，也是景观营造的自然基底（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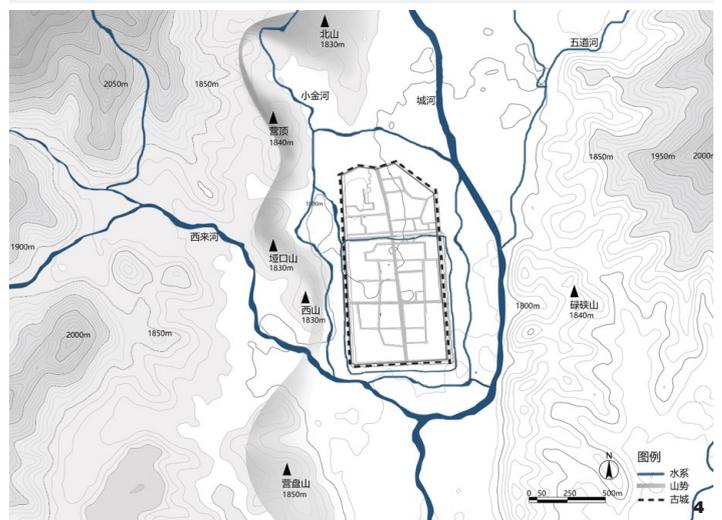


图4 城池格局  
Fig. 4 Pattern of ancient city

## 2.2 水网

作为古城骨架和边界，境内水系纵横，南北展布，主要分为东南金沙江、西北安宁河和中部城河三支。金沙江分隔川滇，安宁河流域田地膏腴，农业模式影响了会理早期农业的发展<sup>[25]</sup>。两水系东西并列，环绕境内。中部城河贯穿会理坝子蜿蜒南下，途径古城最终汇入金沙江。其不仅是天然的河流屏障，同时限定了历代城市建设范围，灌溉城内外大部分农田，生产功能突出。古城尺度下，水系四面环绕，与群山共同营造山水相依的自然景观风貌。

## 2.3 田地

随着西汉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发，大量汉人进入会理垦殖实边，农业初步发展。唐时“会川都督刘宽使使致甘蔗”<sup>[16]</sup>，说明经济作物开始广泛种植。但总体而言，明之前的会理以军事为中心，边防要塞农业生产发展较为缓慢。到了明清时期，大批汉民再次迁入，民屯围绕军屯开垦，形成以军事节点为中心的点状布局<sup>[26]</sup>，后又逐渐衍生出商屯。三类模式共同发展，大量土地得到垦殖，实现了区域内最为完备的农业整体开发，并形成水田和旱地等不同田制形式（图5）。水田分布在



图5 东山下水田、白塔山下网状旱地<sup>[21]</sup>  
Fig. 5 The paddy field, dry land under the Dongshan Mountain

图6 明代矩形古城(无外城)<sup>[19]</sup>  
Fig. 6 The square ancient city of the Ming Dynasty

图7 清代古城(增修外城)<sup>[15]</sup>  
Fig. 7 The ancient city of the Qing Dynasty

图8 延续至玉墟山的南北大街视线  
Fig. 8 The sight of the North and South Street continuing to the Yuxushan Mountain

城邑附近,采用“以田蓄水,东蓄春灌”的方式,大春种水稻,小春种豆、麦<sup>[27]</sup>。旱地则集中在城郊及山区或丘陵地带,种玉米或豆类,呈网状布局。最终,会理形成“麻麦芄芄,秔稻连阡,纵横万里”的农业景观<sup>[21]</sup>,与自然山水共同构成城市外部肌理。

## 2.4 城池

城池是人口聚居的场所和地区等级的标

志,会理古城城池概括为城垣、街巷、建筑和园林4个方面。

### 2.4.1 城垣

明代(公元1395年)因叛乱修内城及东、西、南、北4座城门,城池呈南北朝向方正布局(图6)。至清战争复燃,先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添修4门瓮城及4座炮台,后又在内城北部修建外城及三座城门,

整体布局朝向西北<sup>[16]</sup>。城门共7座,以北门城楼为代表,其题额从“望帝”到“拱极”,反映出城门建设受君主政权的深刻影响。城墙、城门、瓮城及炮台共同勾勒出古城似船形的城垣,古城范围定于山间平坝之上,并以北山为屏,东为城河,合理保证城内水源供给(图7)。城南北长约1570m,东西宽约720m,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利于排涝。

### 2.4.2 街巷

城内街巷以钟鼓楼为中心划分出东、西、南、北4条正街,每条大街分别通向对应城门,视线可一直延伸到城外山系(图8)。其余23条巷将古城分为规则的街坊和功能区,形成“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九”的棋盘式格局。内城西侧,北起金江书院,南至三绛考棚,包括文庙、仓圣宫等文化建筑,书香浓烈的科甲巷及园林小瀛洲。仓圣宫为国内仅存不多的纪念中国文字创造者的祠庙之一,科甲巷见证科举弟子的诞生,至今保存许多完整的清代民居,是古城重要的休闲文化区。外城至西成巷为南北来往古城的必经之路,禹王宫、万寿宫等会馆集中修建在此区域,是商业贸易的主要场所。会府州署及衙署等政治区域则分布在城中心,占据着核心位置。南部则以田间小路为主,开垦出田地供战时应急之需,曰东西菜园。其余建筑点缀其中,古城社会功能基本齐全。

### 2.4.3 建筑

建筑作为会理古城的景观基底,主要包括民居、会馆、寺庙和标志建筑(图10)。古城民居融南北往来精华而创造出特有风格,基本采取前店后居的型制,后院利用天井采光和通风<sup>[28]</sup>,这些明清民居多数保存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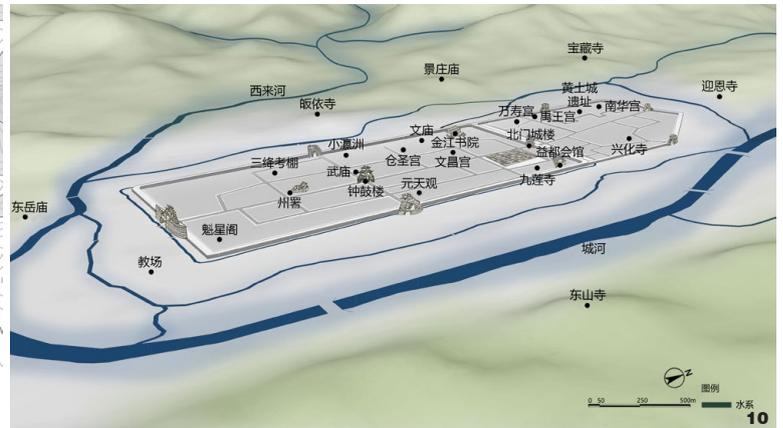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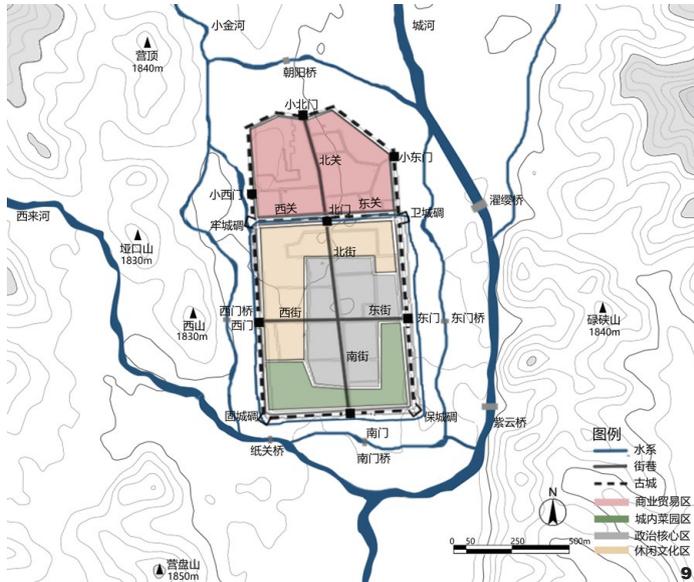


图9 城内街巷划分出的各个区域  
Fig. 9 Various areas divided by the streets within the city

图10 古城主要建筑和园林  
Fig. 10 The main buildings and gardens of the ancient city

充分展现了古城文化。随着外来经商和移民人口不断增加，自明洪武年间（公元1397年）于西门内建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5省会馆开始，至清代已扩充至10座<sup>[29]</sup>，成为各地群众聚会祭祀的场所和对家乡的精神依托。伴随商业贸易的发展，城内外寺观祠庙迅速修建，据《会理州志》记载在城内修建庙宇祠堂约22处、城郊29处（表1）。由此产生的迎春、祭祀活动风靡一时<sup>[12]</sup>，寺观祠庙成为民间公共活动的又一重要场所。标志性建筑则以钟鼓楼和北门城楼为代表，钟鼓楼高22 m，登楼第一层便可俯瞰州城<sup>[30]</sup>，颇为壮观；北门城楼共二层，造型古朴凝重，气势轩昂，与钟鼓楼形成南北轴线。

#### 2.4.4 园林

城内园林多以附属形式分布在各会馆和寺庙之中，以公共园林和寺观园林为主（图10）。益州会馆的时园花木繁茂，环境清幽，园中池塘与水榭互为映衬，营造出幽远宁静的意境。城西门内的小瀛洲以玉华池及

表1 会理城内和城郊庙宇祠堂<sup>[30]</sup>  
Tab. 1 Temples inside and outside Huili City

所在位置 Location	修建年代 Date	名称 Name
城内北	明代	香楼寺、城隍庙
	清代	禹王宫、文昌宫、天上宫、南华宫、玉霄宫、忠烈宫、璉珉宫、朝阳寺
城内南	清代	五显庙、三神祠、魁星阁
城内西	明代	园城寺、武庙
	明初，清重修	文庙
城内东	清代	万寿宫、仓圣宫、火神庙、武侯祠
	明代	元天观
	明初，清重修	九莲寺
北郊	明以前	岩子寺
	明代	宝藏寺
	明建，清重修	武侯祠、迎恩寺、水阁寺、胜功寺
南郊	清代	龙泉寺、土主庙、白云庵、长春观
	明以前	南阁寺
	明代	放光寺、关索庙
西郊	清代	弥陀寺、东岳庙、山王庙、皇坛
	明以前	飞来寺
	明代	皈依寺
东郊	明建，清重修	景庄庙
	清代	文昌宫、观音寺、西坛
	明代	东山寺、重华寺、观音堂
	清代	白马寺、五省庙、先农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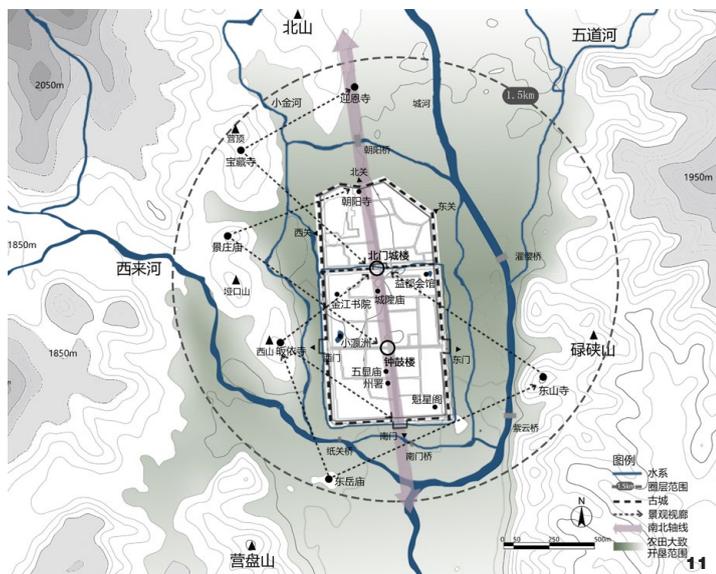


图11 古城核心  
Fig. 11 The core of the ancient city

荷花为主体景观，清知州有诗云“荷花世界瀛洲境，杨柳一片落飞鸢”，沿池构筑亭榭以供观赏休憩，天晴之时甚能见玉墟倒影，犹如仙境。城内寺庙祠观星罗棋布，形成“街街有庙宇，巷巷有寺观”的独特景观，院内植物丰富，大多栽植青松、翠柏、古杉等乡土树种，还有樟、楠、梧桐等点缀树种<sup>[31]</sup>。城外借助山体之势更是寺庙云集。城西皈依寺内古松“盘曲古傲，横铺满苑而高仅与檐齐”<sup>[16]</sup>，古塔与小瀛洲形成“玉笔点丹池”的美景。城东白马寺建筑群依山而建，“林封栋宇，泉泻沟壑”，内部园林与外部环境相辅相成。城北北胜功寺“泉挂壁穿林壑，古佛雕崖缀露华”<sup>①</sup>，不仅寺内景观宜人，而且登楼可望四周青山笼烟霞。此外，还有书院园林为点缀，以金江书院为代表，园内建筑气度恢弘，环境幽雅秀美，水池曲折迂回，亭台楼阁具备。

### 3 明清时期会理景观体系

经过历代演变积累，山、水、田、城这4种要素逐步统一，会理古城及景观体系从明清开始逐步定型。尤其是在山水骨架和农田肌理影响下，古城内外及周边郊野景观格局确立，同时受到军事和商贸两大关键要素的强力驱动，形成了以古城风貌为核心、城郊自

然景致为补充、郊野边境为拓展的圈层范围，最终确立出属于会理的“城—郊—野”城市景观体系。这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深度诠释，还蕴含了千百年来深厚的人文光辉。

### 3.1 古城核心圈

以会理古城为中心，包括与城市紧密联系的内外人工构筑及山水农田，直径范围大约为1.5 km内，可作为城市景观核心圈层。古城东西低山围合出南北向的平坝，在此基础上城河于碌碛山麓蜿蜒南下冲积出西边土地，为城池修建奠定基础，构建以北山为起点、城河为依托的南北山水轴线。城内钟鼓楼和北门城楼相距约570 m，作为视觉焦点和制高点，以南北大街为骨架，形成南门—钟鼓楼—北门城楼—北关全长约1.5 km的主轴线，主要商铺和州署等建筑分布左右。其他建筑园林多依托城墙城门，不仅是主要休闲之处，更与城外的连绵山势遥相对望。城外北面朝阳桥、迎恩寺和南面南门桥的串联使轴线继续延伸，强化城市与山水的联系。城西各寺观依山而建，与城内高差30~40 m，城内可见山上之景，山中可揽城中全貌。城东地势开阔，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其形成的水田片区与东山、城河等原始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图11)。

### 3.2 城郊风景圈

山水格局确定了古城范围，随着自然景致的延伸，人文景观相互掩映，在5 km范围内形成了城郊风景融合圈层。首先，作为古城选址的依据，东西山系烘托了南北轴线的走势，玉墟山余脉决定偏向西北的城池格局，中部城河呈带状联系南北。城南郊白塔山高约31 m，与山麓李公桥、武祠庙共同形成城郊胜景。作为兴盛文风标志的魁星阁内外呼应，向南拓展城内制高点。北郊有北山和城河依靠，修建北胜功寺、武侯祠、三元桥等构筑，使轴线延伸为白塔山—白塔—魁星阁—钟鼓楼—北门城楼—北山，长度增至7.2 km，建立起南北山系与城池的视觉联系。东郊2 km的白马寺与城西西庄庙同为纪念南诏场所，两者隔城相望，与城西3.8 km猴岭山腰处飞来寺共同形成景观视廊，联系东西方向山水与城。随着开垦力度加强，农田范围也扩大到城郊山麓。而以自然风景为基础，古城四面分布“北桥观柳、塔风翠蕙、灵盘虎踞、秀气龙盘”四景，城郊的天然山水和人工构筑成为古人景观意向和审美意识的载体(图12)。

① 清·严其存《游胜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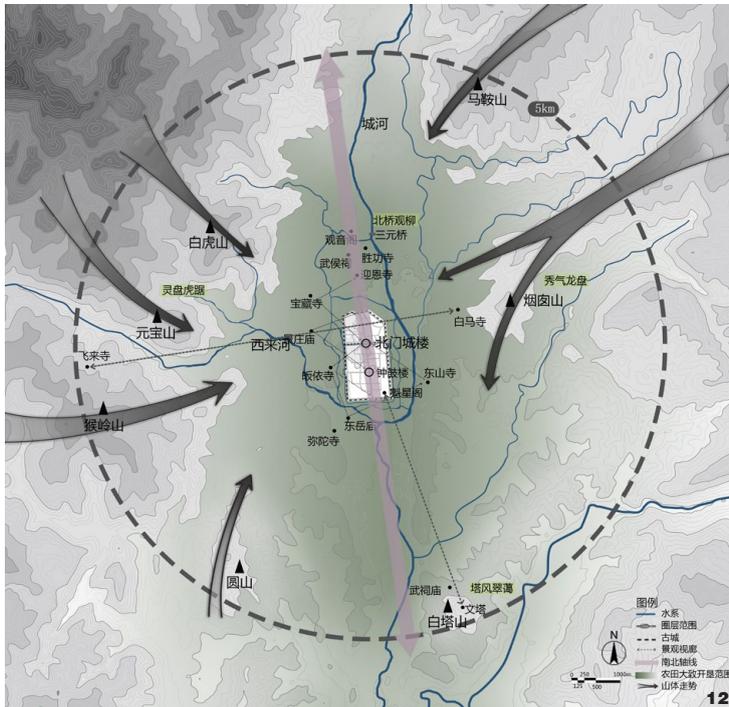


图12 城郊风景  
Fig. 12 The suburban scen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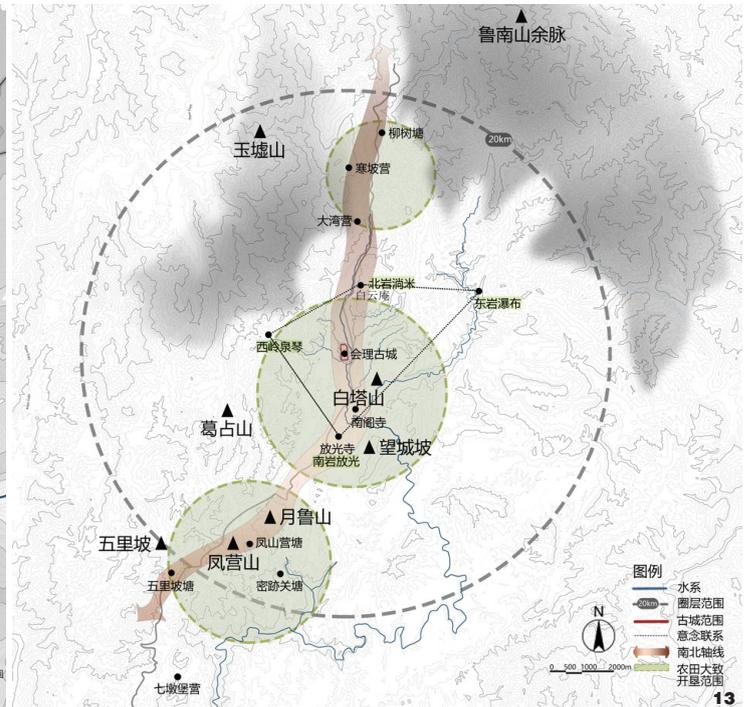


图13 城野边境  
Fig. 13 The city border

### 3.3 城野边境圈

会理以自然山水为屏，强化防御功能，在山间分布关、堡、营等军事节点，这些设施构筑约在20 km范围内，由此形成自然基地占主导、人工点缀其中的城野边境圈层，反映出长久不衰的历史背景。东西两大山脉的延续使轴线长度再次延伸，进一步开辟了会理南北孔道和景观节点。该线路包括大湾营、寒坡营、凤山营等驿站和军屯，分布在山谷地势较险处，倚靠城河，为农田的开垦提供先决条件，形成驿站、军事节点和农田相互依存的散点带状景观。城西南面海拔抬升，山林景观随之增加，山城联系偏向意念化。距城10 km的葛占山和望城坡拱卫古城，两山

峰岭起伏山势陡峭，是城野游览之胜地。月鲁山上战争遗址依旧，于此可望会理城郭，方圆数十里皆一览无遗。几处山脉与玉墟山遥相呼应，形成“玉墟耸玉屏于西北，葛占峙卓笔于东南，月鲁现笔架之峰，中流砥柱之石”的山群景观<sup>①</sup>。作为四景的补充，“北岩淌米、南岩放光、西岭泉琴、东岩瀑布”扩大了景观意向的范围，更融入民间传说，是意识形态在自然山水上的寄托和景观风貌的不断完善（图13）。

### 4 影响因素分析

在区域景观视野下，会理古城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立的人文历史脉络，其

景观要素与景观体系不断发展演绎，最终于明清两代确立统一，究其根本，与以下三方面影响息息相关。

#### 4.1 自然山水

会理形胜风貌可简单概括总结为“玉墟为屏，金江作带，东西列岫，城河中流”<sup>[32]</sup>，其景观体系受山水要素最直接的影响。四面山脉形成的风水格局将古城的大致范围限定在北山南部的平坝上，北山和城河则确定古城的位置。作为景观风貌营造的背景，山脉与城内魁星阁、钟鼓楼等高点在立面上呼应，城郊寺观祠庙立于群山之上，与城内人工景观视线相连。随着距离增加，城野依托山系

① 清·罗国珠《州城建中楼小引》。

为屏障，建立军事遗迹与古城的联系。此外，三支河流既是会理的自然景观本底，又经人工引导营建在城外交织成网，为城内提供生活、生产用水。

#### 4.2 商业贸易

“会理为蜀门户，水陆要冲，以陆而论，近经通衢”<sup>[32]</sup>，自古商贾往来，至明清时已成为川滇黔商贸的重要枢纽。各地商旅催生出民居会馆，外城三关更是商铺云集，构成了古城商业贸易区的基础。清以来，商业的繁荣更促进了文化的兴盛，各地商帮联合政府与百姓，陆续修建了多处寺庙祠观。商贸的带动使得古城功能与各项设施日益完善，人与城的关系和尺度更加适宜。

#### 4.3 军事防御

会理凭借其地理位置和山川之险立足于川滇之间，城市性质最初即定位为要塞重镇，军事对城市的影响不言而喻。明初因防御工事而修建城池，形成以城墙、城门及城壕为一体的标准化防御体系。历代兵事留下的遗迹逐渐转化为古城景观的载体，积淀出如孔明寨、景庄庙等独具特色的纪念场所。明代坚决实行军屯以卫边防，继而形成的军民商三屯体系又深刻地影响了农业景观格局。纵观会理历史，古城因军事而生，各个时期相继留下的军事遗迹和节点共同拱卫城市，是城野之景的关键组成。

#### 5 结语

清末会理形成了“城内寺观与民居相依，城郊群山与景点相融，城野军事与驿站拱卫”的景观风貌。不难看出这是在逐年演变过程中，由山、水、田、城4种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而共同演绎确立的城市景观体系。剖析背

后原因，能更深入地理解古城的形成，思考古城未来的生长。“古城核心”以人的视野及需求为目标，建立富有弹性且宜居的城市空间。顺应山水脉络，“城郊风景”尺度应作为城市扩张选址范围及拓展方向的重要依据。秉承“城野边境”格局，合理响应城市功能内外需求，保证以自然环境为主体的景观格局，与“三区三线”的当代国土体系融合。本文对会理景观体系的营造背景、要素、方法和深层原因进行了梳理，探究了发展脉络，填补了对会理城市景观体系研究的空白，也呼吁在今后的古城保护与发展上，应酌情考虑古城核心、城郊风景、城野边境三个圈层，使整个城市风貌以此为根本进行规划和建设。望以此文为契机，为其余类似的西南古城研究提供思考，在当今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坚持尽量保留本土的文化遗迹，使地域性得到可持续的创新保护。

注：图1引自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清乾隆董邦达《四川全图·会理州》；图5源自参考文献[21]；图6、图7源自参考文献[15]；表1改绘自参考文献[30]；其余图表均由作者自绘/摄。

#### 参考文献

- [1] 吴人韦, 付喜城. “山水城市”的渊源及意义探究[J]. 中国园林, 2009, 25(06): 39-44.
- [2] 吴良镛.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结构、旧城更新与城市设计[J]. 城市规划, 1983(06): 2-12.
- [3] 董鉴泓, 阮仪三. 名城文化鉴赏与保护[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3.
- [4] 刘祎绯. 中国的城市历史景观研究10年综述——缅怀吴瑞梵先生[J]. 中国园林, 2016, 32(02): 74-77.
- [5] 达婷. 明清南昌城历史景观组织研究[J]. 中国园林, 2017, 33(04): 120-124.
- [6] 徐怡涛. 试论城市景观和城市景观结构[J]. 南方建筑, 1998(04): 78-83.
- [7] 李恒, 王向荣. 都江堰城市景观体系的历史演变与成因研究[J]. 中国园林, 2018, 34(06): 30-36.
- [8] 李恒, 王向荣. 城水互动: 唐宋成都城市水系与自然系统嬗变[J]. 风景园林, 2018, 25(01): 83-89.

- [9] 李萍. 乐山古城山水境域营造智慧研究[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 [10] 崔颖. 大理古城风景营造的历史经验研究[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 [11] 张贤都. 西南山地典型古城人居环境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0.
- [12] 曾帆. 山地人居环境空间形态规划理论与实例探析[D]. 重庆: 重庆大学, 2009.
- [13] 祁开虹. 会理历史文化2[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4.
- [14] 肖志鹏. 会理史话[M]. 会理: 会理县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8.
- [15] 应金华, 樊丙庚. 四川历史文化名城[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 [16] 林超民, 等. 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15卷·清杨昶等修、王继会等纂)[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 [17] 司马迁. 史记(第五册)[M]. 陈曦, 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18] 屈直敏. 袁滋《云南记》考略[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9, 19(03): 140-147.
- [19] 王兆明, 傅朗云. 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 [20] 宋濂, 赵坝, 王祜. 元史地理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1] 四川省会理县志编纂委员会. 会理县志[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
- [22] 王向荣, 林箐. 国土景观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山-水-田-城体系[J]. 风景园林, 2018, 25(09): 10-20.
- [23] 会理县林业局. 会理县林业志[M]. 会理: 会理县林业局, 1991.
- [24] 杨柳. 风水思想与古代山水城市营建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05.
- [25] 叶大槐. 攀西古代民族[M]. 攀枝花: 攀枝花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2005.
- [26] 朱圣钟. 历史时期凉山彝族地区农业分布与变迁[C]// 中国历史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6: 256-272.
- [27] 会理县农业局. 会理县农业志[M]. 会理: 会理县农业局, 1990.
- [28] 李嘉华, 史立宾. 孕育彝汉历史文化的人居场所——对古城会理传统人居环境的研究[J]. 四川建筑, 2001(21): 49-51.
- [29] 萧志鹏. 会理历史研究文稿[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 [30] 会理县建设环境保护局, 会理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会理古今名胜楹联诗词集[M]. 会理: 城乡建设环保局, 2002.
- [31] 会理县城乡建设环保局. 会理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M]. 会理: 城乡建设环保局, 1991.
- [32] 李勇先, 高志刚. 巴蜀珍稀乡土志[M].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5.